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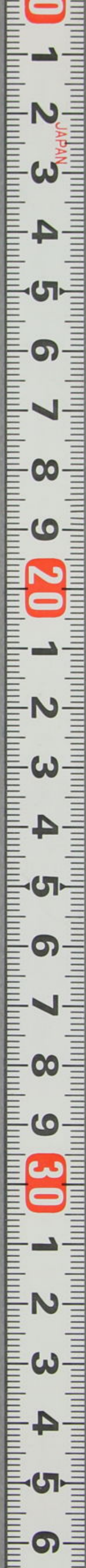


稻南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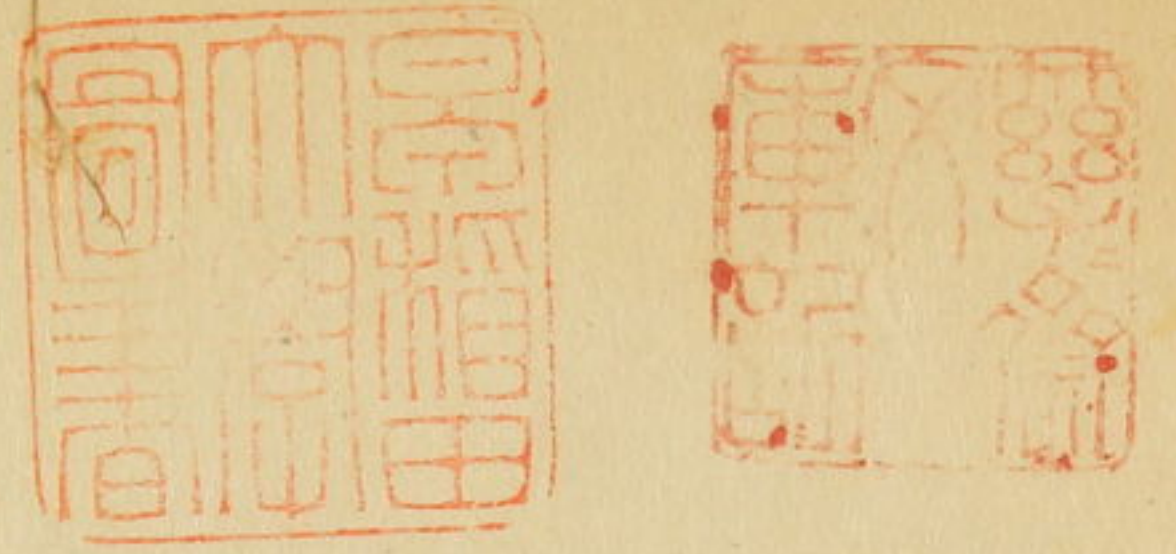
二

和6  
1442  
2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圖  
寄第一  
漢詩文  
第405號  
第2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和6  
1442  
2止



晚翠堂遺稿卷之二

松南摩島先生著

受業

藤堂興校

松賦

余庭前有一松樹蒼翠翁鬱漸有凌霄之氣然結根於  
市井寄托非其所偉材卓節屈之於狹隘之地余竊憫  
之因為作賦以解之辭曰  
稟雨露之精粹鍾山川之靈異體磅礴之正技羣列之

萃偉然懷高卓乎抱義夫物有命各殊所值惟遠出彼  
山阿置尋常之隙地同保護乎嬰孩披榛荆以為寄長  
稚龍之弱質已矯矯以橫翠忽擢挺特之天姿夔異拳  
曲之棘檝攪烟紋以蟠糾軼雲幕其矗植流靈膏之澌  
澌見仙液之浸漬重庾甲而如鑄疊綫鱗而似織儼烈  
士之威儀傑廊廟之偉器將冠雲霓接天闕孰謂無凌  
霄之志若乃晚烟散日既夕月娟娟其流光蹙縞締漉  
清影漲翠瀾盪寒芒動虬髯披金絲梳螺髻攢碧琅招  
瑤京之清籟碎玉露之灑灑睡鶴夢寒而屢唳棲鴉宿

冷而深歲倚簷檜以嘯傲步庭除而徜徉濯胸襟乎秋  
水托魂夢於仙鄉或風雨之夜至聞天機之發揚初未  
相激欲來如防撫細泉之淙淙鳴珊瑚之鏘鏘湘靈臨  
以操瑟月娥降而鼓簧寐中斷又于喁嘈如嘯颯如翔  
漸盛其怒聲厲勢狂泐滂震宇洶涌蹴廊或如驚濤之  
拍崩崖或如逸馬之駭騰驤心悄悄而髮豎魂怳怳其  
如喪中夜聞之壯心激昂少焉聞無遺響仰瞻天宇之  
蒼蒼靜而潛思對短檠而自傷夫松之為物結根於險  
巖寓形乎廖廓嵩華之巔惟其所託歲飛節之芝伏延

年之藥貫四時而不改，聳萬丈之錯落，礫硠摩空，偃蹇  
卧壑，竦者鵬搏而高，翥俯者龍跋以躩躩，豈臃腫之足  
伍，獨負輪囷之畧，喜徵士之眷愛，愧秦皇之污爵，肅霜  
無犯，積雪不虐，磨貞節於千秋，能確乎以全格，今乃離  
雲林之幽窟，久與塵土相因，屈美材於蓬蒿，蔽雄姿永  
沈淪等，樊籠之羈鳥，類狴犴之囚人，間腥臊之鮑肆，受  
翳昧之滾塵，屋角撐持鶴骨，僅支簷牙，交互虬枝，難伸  
孤幹，子其弔影，羣卉矮而羞，倫歎雲烟之無從，傷燕雀  
之來馴，既與衆材異質，何數竒而命屯，深憫匪其所悵。

為之悲辛，又淵默自省，何悒悒之為夷，險之異勢，得喪  
之殊時，知貴賤之各有定，悟窮通之不可期，守正命之  
有賦，明彼蒼之不欺，故彼烈士處之怡怡，雖顛蹶之不  
免，忘欣戚於榮萎，或介立而高舉，或瓦合而啜醜，或韞  
匱待賈，或知雄守雌，無愧於天，廣居坦夷，有孚乎中，其  
復奚疑，因歌曰：汝之矯矯兮，遭此羈縻，兮包藏龍質兮，  
何用怨咨兮，執汝初志兮，守汝素姿兮，千秋無改兮，永  
矢弗移兮。

管仲論

觀人有術必觀其始能觀其始則終身之所行善惡邪正是非得失不能一逃乎此矣故能觀人者不於其所達而於其所窮於其所達則不過事為之跡於其所窮則能知心術之微矣是所謂觀其始也管仲身出於檻車位於高國之間裝王室攘戎狄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一時好立憎後之諸侯皆翕然朝會齊國仲之事業豈不偉哉而其所行不遵王道其所用不過伯術枉尺直尋徒為一時計而不可法於後世若其功烈則亦豈不卑哉夫仲之事業由何若彼其偉仲之功烈由何若

彼其卑蓋皆莫不取諸其始也夫仲之未達也常欺鮑叔多取財利三仕而三逐三戰而三走生竇之難召忽死之而仲就囚其不羞小節不顧細謹能忍一時之辱捨匹夫之諒而以圖不世之功固非矜矜狹隘之士所能庶幾也是其事業之偉非成於成之日而既成於始矣而又其功烈之所以卑者亦復根柢乎此矣夫仲之性動而不能靜能可進而取不可退而守利害之心交戰於內而有所不遑於自修自養者是其中心所蓄者欲不卑得乎故及其見於事發於政則智取術馭事不

與卑期而莫不卑也。蓋心術事為不能相離，猶影隨形。古之人有見於此焉，故伊尹耕有莘之野，太公居東海之濱，皆囂囂然樂天俟命，不挾一毫進取之心，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是忘天下者也。而其生平所以涵養蓄積者，誠優矣。故及其幡然改志輔君行道，則能擴而充之，薰蒸洋溢，澤被於天下，是亦取諸其始焉耳。若仲者，喜為輕佻之行，不知自重之道，汲汲焉不能忘名利者，也。故其生也，奢侈僭踰而不知自節，其死也，三奸臣亂國，五公子爭立而不能預防，嗟夫！不取諸其始哉。書云：

慎終於始，君子其可不慎始乎。

嚴光論

自古聖賢之行各不同道，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而未嘗有治亦退，亂亦退者也。故賢人君子苟有可仕之君，可使之民，則不敢遲疑猶豫者，何也。蓋閔時濟民之心，不能須臾忘於內，故如此其急也。若夫崇尚虛無，蔑視禮義，而不知大道者，上自許由，務光，下至原壤、陳仲子之徒，君子無取焉。余嘗見諸家之論嚴光，皆以為大節高行之士矣，不知其所謂大節高

行者將有何所取而然耶吾不知其由也夫光武者中興之主而英明之君也其舉亦可謂率義不爽者矣固不可謂非可仕之君也且其於光安車玄纁禮之不為卑矣許以諫議大夫待之不為輕矣方此之時為光者固當竭力盡忠委身於國家而不惜也豈強執固持偃蹇山林之時乎且光武雖光之故人也然及其統萬機則天子自天子故人自故人豈可以舊日之故而失上下之禮乎光武之敬光則可也光之驕光武則不可也是亦悖禮不為少矣若夫謂光武信圖讖廢郭后政歸

臺閣而不足輔相之則益過矣夫三代以下雖稱明君賢主而亦不能無小過也惡其過而不正焉知其闕而不補焉則三代以下之賢人君子盡遯於山林蓬蒿之間而天下殆無噍類矣故賢人君子視時君之過而正之知時政之闕而補之委身擲命死而後已誠閱其時而濟其民也而間有介立峻節捐時俗釋塵昧頤志於山林者亦皆非其夙志也或不偶於時或不得於君或羞污君亂朝或避讒間暴政蓋皆知時之不可而不得已者也易之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亦非好為之

盖亦君子知其時也若光得其君而不仕遇其時而不  
起偃蹇誇揚方命絕物獨善其身而不畏天命嗚呼亦  
果哉盖亦老莊之徒而君子無取焉豈可謂之大節高  
行之士乎哉

王猛論

自古才能之士必志於功名志於功名者必急於自伸  
急於自伸者雖無可事之主可行之時亦不能埋光藏  
才以全其德也故其出處進退亦未必規規然遵仁義  
而後行也王猛一時之儁其才畧不世出然亦急於自

伸者也出處之義華夷之分盖非所問焉其臨終之言  
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  
勿以晉為圖議者曰猛深明華夷之分惓惓然以中國  
生靈為念余以為不然也夫猛之知足以量苻堅之才  
猛之明足以察天下之勢堅之不能併江南固已瞭然  
乎內矣何以知之方堅之大舉苻融權翼石越之徒及  
婦人孺子亦能知其不可以猛之明知豈可不逆知之  
乎故其諄諄不已者非為中夏而為苻秦也非為正朔  
相承而為成敗不可知也其稱正統者假以解之耳非



聯珠堂遺稿下  
猛之志也。若或使堅有統一宇內之才乎？猛必扶掖而進，使猛不幸未死，有晉之可乘乎？亦必拊翼而起。余恐江南正朔非猛之所憚矣。何以知之？其賣慕容垂者，非仁者之策也。與樊世相爭者，非君子之為也。捫虱論當世之事，壯矣。而莘野之夫，不為也。睚眦之怨，靡不報快矣。而涓濱之叟，不為也。以此心推之，猛之為人，可知也。蓋荀彧之於曹操，張賓之於石勒，猛之於苻堅，皆急於自伸者也。而猛其傑然者也。已或曰：猛亦待賈者也。故知徐統之不足用，已遁而不應，知桓溫之不足馭，已棄。

而去之獨堅之待之，歡如魚水。猛之委身竭力，亦不得不然也。曰：是固然也。然古之所謂一釋褐而能蘇雲霓之望，拯塗炭之苦者，能屈而後伸，能靜而後動，以生靈為重，以功名為輕，其志固異矣。猛之於堅，謂之為知己，伸可也。謂之為生靈，起不可也。嗚呼！使猛終身斂翼於華山，則其名不著於後世，名不著於後世，而後猛之節益高矣。

養神論為平山世伯

平世伯養病於鳧川水樓，余過之，俱立迴眸，天晴風恬。

山邈逶而水清冷眼界豁然四無微陰唯數片流雲搖曳東去余仰而指之謂世伯曰夫天地之氣賦之於人推而言之人者天地之分也天地者人之原也今子之與我迴望指顧者亦天地之胸間也而雲雨烟霧陰晴騰降者胸間之氣也子獨不見夫雲乎其始生也層寸而合如狗如龍俄而沸然翼然彌漫萬里則八紘為之晦冥是天地之氣塞也須臾風激雨傾積陰一破則漠然無跡清明如洗是天地之氣通也故塞則晦冥通則清明天地不得不然况於人乎今子之胸間亦猶天地

之胸間也子之有病亦猶天地之有雲雨也而人之與天地其所以通塞者蓋一元氣也耳若能優游自養保身於清簡之域忘情於虛曠之宇以天地之體為子之體以天地之心為子之心以能達通塞之理則子之胸間必有如洗者矣世伯聞之謝曰然哉子之一言足以發我蒙自今體之以能使我胸間無霾無曠則亦子之賜矣

漫遊詩稿序

目之所觸思之所屬發之於詩則天趣真情自然流出

所謂空中之音鏡中之象無跡之可求妙在其中矣不然則寫景咏物結構雖巧要落假想矣種子島平世伯漫游之客也生西海之隅遠游京師旁所經過六十餘國自其都邑人物山岳之崔嵬海濤之洶涌及匹馬孤帆風寒雨暗春烟秋水鶯啼雁橫平澹之景悽慘之狀目觸思屬而發於詩則其詩之非假想虛構可知也世伯好游又善病謂余曰詩詞末技耳非男兒之所專攻也獨花前月下悠悠吟詠病懶羈愁借之消遣不亦可乎余曰然哉是養神之一方也且聞子病差之後將又

遊江戶則名山大川廣都巨邑跋涉經歷之間前日之雄心壯氣湧然復動非詩不能釋之則詩亦非男兒之事哉如余輩蜩縮環堵之中足不出都門尋討不過數里之間風土人物之變山川烟雲之態未嘗窮百之一則其彫刻敷演皆出胸臆閉門求句句鍛月鍊亦徒費思耳嗟何能得挾劍負書從世伯之游以競其逸氣縱橫奇語瀾舞者乎世伯頃著漫游詩稿為弁數言并述余慨嘆云

洛醫彙講序

輦轂之下，醫之淵藪也。自古精其術者，相踵而興矣。然而及世降俗漓，則或揭揭乎建旗鼓，樹風聲，高自標置，或過審其方，死執不傳，如鄙夫之守錢，肯人點檢，徒以自喜其能，取長補短，衆善兼資者，不見其人久矣。古語云：同志相愛，同藝相嫉。夫相愛者，其志公也；相嫉者，其技小也。志公則施於天下，故不得不相愛；技小則局於一己，故不得不相嫉。其勢然也。醫之為道也，助化工以濟含靈，固公於天下者也。豈可相嫉以小之哉！况病無定證，方無古今，苟持一己之見，以應百病，猶張一目之

羅以求衆鳥，其可得乎？然則兼資衆善者，醫之道也。而自非巨慧明眼，知大觀之道者，則難矣。近時清人唐笠山者，著《吳醫彙講》，其書博輯吳醫之方論，不擇異同，亦用心之公者也。余友山本君仲直讀而愛之，因倣其書，搜羅近世京醫之諸說，撮其精髓，以作《洛醫彙講》。諸家之趨向同異，秩然臚列，而後衆善無遺矣。嗚呼！君既精其術能，恢先緒，加之強識洽聞，博綜經史，今如此著，固非沾沾為足者。惟使夫步驟乎一己之私途，不知大觀之道者，廓然發其昏蒙，則其公心之所化，自京而及天

下所謂叩樹本而百枝皆動者其在茲編乎

送近藤抑齋先生序

丁丑之春抑齋先生過余松南書舍謂曰吾應召於九  
鬼侯攝之行在近夜雨青燈抵掌談笑者其可復數乎  
余聞之悵然曰先生余所兄事豈可默而已哉今請為  
先生論水先生不見夫細泉之出山乎其始也涓涓潺  
潺玉鳴珠跳淙然乎溪石之間其漸達也廣原平野繞  
花穿柳屈曲縈迴細鱗游泳微波如縠其清也可掬其  
淺也可揭其深廣者亦不過以容一航耳於是乎其愛

之者自韻士吟僧以至少婦稚兒結伴載酒以吟詠徬  
徨於其兩畔者蓋日不絕矣何以其然也以其可親可  
狎也若夫長江巨川浩浩洋洋百谷盡會通長波於溟  
渤無知所窮極及其陽侯激怒雪卷雷奔崩波萬丈出  
沒沸騰乎陰雲慘黯之中其望之者心寒胆落誰敢得  
親之狎之哉故論水則前之可親狎者則真支流細派  
不足以為水而後之可恐怖者則滔滔乎大水也哉而  
其愛之者則彼多於此焉余是以知先生之屢躡屢困  
也蓋世之學者專崇文辭淫詞靡語以簧鼓後進而先

生嚴然守正學不變世之學者專求名聲張浮駕誕以眩耀視聽而先生介然執正義不移余是以知先生之屢躓屢困也今其應召也余不知候之待之以長江巨川乎將以支流細泓乎先生行矣寧或觸之激之勿遽遷以取苟容矣

贈渡邊明卿之南紀序

渡邊明卿學醫未成將游於南紀華岡翁之門人或疑之曰夫醫之良者莫如京師天下之欲學醫者盡湊於輦轂之下而明卿既長於京幸莫大焉今反求諸他邦

將何益之有且慈親在堂而游遠方有欠定省之禮豈孝子之情耶余聞之為解之曰明卿自幼涉書史未學醫術蓋欲待滿而後發者也不幸前年父亡乃始憤嘆讀醫書蓋以其素蓄之力而讀之通則通矣然而人也能窮諸紙上者焉若徒昧於禽狗以為範圍所窘則是圈鹿欄牛耳尚惡望變化機微之妙乎明卿知此弊所以有南紀之游也且吾知京師之醫如雲而明卿眼中殆無一醫矣夫京師之醫蜂屯蠅營張門建鼓止慮數

千人盡枵腹而長喙醫名而賈行其以活人為心者落  
落晨星百不見一二嗚呼一波流弊滔滔是已而乞治  
者亦妄以屋之輪困服之靡麗相為良醫又從而信任  
焉故後生晚進雖有其術過人者若無衣服驕從可以  
聳視聽者則莫信之者不翅不信又從而訾笑焉豈能  
得施其手段哉其風偷俗漓誠可謂極矣明卿嘗慨之  
是亦所以有南紀之游也南紀有良醫華岡翁余嘗聞  
其為人隱居不求聞達以醫自任衣服居宅皆貴素質  
淵潛以養其靈霧伏以藏其文焉然其術既精而其聲

益揚四方乞治者蟻集成市或百舍重趼至其門而翁  
之竒効殊驗往往出人意表後生晚進游其門者亦或  
代師診脈自施治術患人亦唯其術之信雖蓬頭短褐  
之者莫敢難之則後生晚進始得活套其術日進而後  
能務其本不趨時弊醫之面目於是乎一新豈非醫家  
者流之一大好風乎哉今明卿游其門入其殼中于朝  
于夕薰陶之久必能躍然出乎範圍之外而所謂變化  
機微之妙始無餘蘊且脩飾之以其素蓄之力則其業  
必有大成矣明卿勉哉若夫使明卿鈎名射利趨起權

門媿媚富室，銜鬻以求售。則或得母子無凍餒之患，而明卿不自慊於心。為母者亦豈以安之乎？今離膝下，遠客寄于外，明卿豈不戚戚者乎？雖然，一旦學熟業成，以還故鄉，能揚先人之墜緒，能安慈親之心，則其事業優于夫銜鬻求售者奚止十百而已哉！故明卿之游雖久，定省之細節如其孝道，蓋有確然者矣。明卿勉哉！明卿，余舊友，剖心相知者，因為解之，且以為贈。

贈草廬希玉序

余初與希玉游，而未悉其為人。希玉出所為詩，若于首

示之，其詩縱橫變化，不求假飾，有天真自然之色。余讀其詩，而後能知其心。周旋之久，既悉其為人，則果胸襟落落，更高於詩矣。余謂之曰：夫作詩者，不可無法而拘法，則隘能居法之內，而從容乎法之外，則可與言詩矣。今以子之才，加之揣摩之力，則庶幾乎希玉。曰：詩非吾所業，故縱橫自恣，但取其自適耳。奚嘒嘒之為？吾所業者，醫也。醫之與詩，其用意有相同焉者，請為子述之。夫醫術之所貴者，圓通機活而已。雖然，若亡羊無規則不能取法，無取法則惑矣。故亦貴有規則也。何以為規



則陰陽是也夫太虛快然之氣蓬蓬勃勃陰陽為之位  
兩曜之分晝夜四時之成寒暑山川流峙草木榮枯乃  
至于蚊行喙息蠢然微細之物皆得之以動息消長乎  
天地之間豈至于人獨可不借陰陽之氣哉然而後世  
之醫拘拘然說陰陽守株刻船膠執無權是子莫之中  
耳若所謂支干配當司天在泉之說一聞之令人厭棄  
而奉之以為金科玉條自謂玄奧幽微之義盡止于此  
矣嗚呼一派流弊滔滔不反亦醫之大患也後人有知  
此弊者酷排陰陽之說自作一家之言建鼓樹旗揭揭

然示人曰陰陽天地之氣也無取于醫矣而惡知是亦  
矯枉過直等為一偏之見也吾所謂以陰陽為規則者  
人稟天地之氣而生焉天地之生氣所以絪縕交感者  
不出乎陰陽二氣則人身之元氣所以周斂周通者亦  
不出乎陰陽二氣治人之術所以補益攻擊者豈獨可  
弃陰陽二氣哉且人之為體臟腑居內四肢在外頂圓  
而趾方腹前而背後其他耳目口鼻九竅百骸莫不陰  
陽為之位也故醫之為術上下表裏寒熱虛實陰陽以  
為之規則規則一立則圓通機活之妙自其中流出橫

而克之則其術不可勝用也。猶良將操兵，分前後立行伍，旌旗金鼓嚴其號令，其動也奇，正互應變化無窮也。是所謂居法之內而從容乎法之外。醫之與詩，其用意相同焉者也。子以為如何？吁！夫以希玉之才，何事不可為，而必期為醫語詩，及醫不忘其業，其志篤矣。希玉胸襟落落，無膠執固滯之患，亡論圓通機活之妙，亦有自得焉。唯由其詩而觀之，縱橫自恣，或恐無檢局而今聞其言能自立規則，確然不動，其於醫也必有成矣。希玉臨行戲謂余曰：冷吾不得在乎輦轂之下，而沈淪乎北

陸豈不亦憾乎？余曰：不然。一氣之所磅礴，生民之所滋息，濟世之術，豈擇彼此哉？希玉行矣。且子嗜詩一觴，一咏嘯傲于山水之間，子之樂亦大矣。子歸思之，他日相逢重與論之。

贈脇屋仁卿之伊勢序

世之以儒自命者日多，而其道益污，其教愈衰，茫然不能復振矣。於是乎世人視儒者以為無用之棄材，儒者亦恬然受棄材之名，不知自恥。而世之侮之者亦滋多矣。何以然乎？蓋其由有二焉：其一則今之儒者稱為純

謹自守者往往局於陳迹泥於訓詁蠢蠢然懵懵然其  
言行迂濶不達事情其處事也拘而不通膠而多礙鄉  
黨之畧有材幹者皆竊相嗤笑以為愚為迂而已不之  
知猶自公然以儒自許是所以致其侮也其一則稱為  
才子者自負其才從其意之所好弛然自肆不顧躬行  
延蔓於文辭沈溺於酒色競樹靡靡之風聲以為青衿  
之陷窳加之輕佻子弟又閔然相從煽動終至於流蕩  
無復回也故世之為父兄者皆仇視之曰彼賊人之子  
弟者也則其教之衰實由乎此矣嗟夫人自侮然後人

侮之故世人以儒為棄材者非世人之罪而儒者之罪  
也而又非儒者之道之罪而儒者之行之罪也夫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凡為人者孰無其用哉今揚揚然口說  
仁義甘為行尸走肉不若夫農商百工專執其事不負  
其名者遠矣豈不可恥之甚哉余嘗慨其如此試以斯  
言告之絕謹自守者則蹙蹙然排之曰奚為出此放肆  
之言以傷我名教乎又告之所謂才子者則相顧嗤之  
以為拘儒之腐言矣其如此則孰能禦其侮以為我道  
之干城哉脇屋仁卿余同社之友也少年有才識又能

毅然獨立勤而不懈必有成矣頃將之伊勢請周覽其  
神庫之藏書臨行乞言於余余常欲以前言告之故復  
申演其言曰夫能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道者非其資  
性重厚加之才識俊邁者則不能任之也盖非重厚者  
則守之不固非俊邁者則見之不明故非兼有之者不  
能當此任矣今世儒皆失之於一偏若能以子之才重  
厚自守則必能兼有之以禦其侮矣然有才者其氣必  
浮氣浮者其志不確子其慎諸勿唾余言矣

仁者壽說

物之能壽者莫山若也人之能壽者莫仁者若也盖以  
其能靜也故仁者之樂山者亦非樂其壽而樂其靜也  
然若塊然如塑死守不動者亦非仁者之所樂也故仁  
者亦未嘗不動也盖靜者體也動者用也猶山之育草  
木起雲雨也是靜而後動故雖動亦無不靜也夫然故  
心神融洽觸物不擾無自戕賊是之所以能壽也若夫  
貪生惡死之徒茹草木服金石汲汲然用心於保養而  
未必壽者何也夫有心於求生者外靜而內動內動者  
則無往而非動也以此求其壽惑矣仁者夭壽不貳外

動而內靜內靜者則無往而非靜也凡物靜者能安安者能壽理之常也故曰人之能壽者莫仁者若也曰然則仁者皆果皆壽乎曰非也聖人以常理言之其有不壽者變也聖人之所不言也

愛梅說

一日迎客烹茗清言時飛雪撲窓春寒襲人庭前梅花淡粧半理清癯幽艷屹立乎枯叢荒寒之間客愴然謂余曰子不觀夫梅花乎冒飛雪凌嚴風不顧萬木之凋落能為百花之元魁其高標清格可謂卓矣然及于春

澤周敷卉木得時則梅獨無與焉豈非花之不遇者哉今之為士者亦然讀書學道正心脩身勤苦砥勵死而後已然衣不足煖身食不足充腹涼涼乎與蓬蒿同朽豈非可嘆哉余曰士而不能行道於當世者士之不遇也花而不能擅芳於春場者花之不遇也雖然若使梅花自損氣格逐時慕榮與桃李鬪妍春場則亦一種之浪蕊耳其能啣雪為魂茹鐵為骨清而能剛剛而能真挺然介立以桃李為輿僮者是其高標清格不與群芳同也夫士亦然其峻節特操誠異乎衆庶而後布衣而

貴於王公匹夫而為百世師矣余嘗嘆今之為士者往往不能自守逐時慕榮名利惑其心風習昧其目少時破轅之犢老為逐羶之狗前日介于石者今日柔如綿其能不愧于梅花者寡矣故士而不願僥倖花而不爭芳艷皆其卓者也嗚呼梅豈不遇也哉梅乎梅乎吾有深取焉客曰有旨哉言乎請書之因以為愛梅說

酒茶說

松南子夜坐書齋聞坐隅有聲似相論難者其語嘖嘖可辨一自稱清和先生一自稱草魁子即側耳聽之清

和先生曰今吾與子同侍夫子共充文房清友然吾則天之美祿而百藥之長也故進則祭祀祈福冠婚備儀皆待我而後成其禮退則花月之艷而明山水之秀而清亦皆待我而後得其趣武足以衝愁陣文足以守詩城則其為功也豈與子伍者哉草魁子曰子徒高誇其能而不知其害之酷也自古敗國亡家喪身者多被子之毒故古聖人惡之戒之不一而足子豈快於是乎如余則異子之撰清泉洗身活火鍊神濃者無濁氣淡者有真味釋滯消壅降睡魔解餘醒故雖親我之甚厚未

嘗貽沈酒淫液之患豈非君子之徒哉清和先生聞之默然不應頃之揚聲曰我已過矣然子亦未為得也今子自處以君子然我熟觀今世之風上自王公大人下至負販之豎玩子者日多漸靡難支待子之恭如承大祭鞠躬而進委蛇而退毀敗之器苦窳之陶捐千金以買之以求子之悅眊焉如愚躁然如狂自我觀之子殆妖魅之類也遂相爭不已乃進質之松南子松南子曰物皆有長短苟脩其所短各全其德夫使人淫酗及亂敗國亡家者清和之失也徧愛趨奢盡惑如妖者草魁

之失也今二子能省其所失以脩其所短無尤而效之則庶乎寡其過矣且二子侍我左右吟花咏月風院雪窓或以迎賓友或以供獨樂雖以為風流之談資抑亦名教之樂地耳我將使汝二子磨玷刮垢以得其正也則將何以曉曉二子聞之如有所省唯唯而退時殘月半窓竹風敲夢陡然驚起乃呼童子再拉二子一杯一椀遂挑燈舐筆為酒茶說

讀遠藤盛遠傳

仲由儒服委質周處折節讀書皆能變其粗暴之質以

為強毅之士一則受聖人之教一則讀聖人之書是以  
能有成也若使二子不幸而不聞聖人之道則皆為一  
勇之夫耳余特憾如盛遠亦使之與聞聖人之道則亦  
豈安於狂妄者乎史稱盛遠以初失恃怙每與人語涕  
淚悲慕其良心之不可掩者亦可見也又稱誤殺源渡  
真感愴懊恨無所自容若果忤心狠復不可教誨之人  
乎則當視以為兒戲恬然不省而豈能悔過如此哉其  
餘憫孤救弱雖其事未必當義然其慷慨之氣臨時觸  
發不能自己者也惟當時聖教未明浮屠之教浸淫天

下強悍如盛遠亦甘心歸緇徒而不復知仁義為何物  
故徒肆其跣弛之才而不能擴充其良心豈不憾乎若  
能使盛遠以其勤脩異教者如仲由周處之奮勵務學  
則其所至未可知也讚謂忤心好亂出天性豈必然乎

讀徠集

慶元以來諸儒輩出聖經賢傳盡赫然于世矣然爭亂  
之餘文運未開是以雖諸老先生之文或未免粗鄙也  
徠翁以踔越之才兒視一世之學者以文章為己任四  
方翕然向之爾後文運旺行辭采可觀是徠翁之力也



然其學問心術大非聖人之正經務出新奇殊無實着  
雖才藝可以耀國華無德業足以助世教謂之詞壇之  
虎將可謂之儒林之羽儀不可也且其為文模擬王李  
徃徃出奇崛不通之語自稱為古文以眩惑後進何自  
誣誣人之甚哉後世輕俊之徒捨本務外高視濶步傲  
傲然以儒自居風渝俗漓士習頹敗蓋徠翁為之俑也  
以是觀之如翁功不掩罪者乎然聖經不亡遺規猶存  
志士自擇所適從其承流弊者是亦自取耳又烏深罪  
翁乎且夫其雄才英邁比之迂儒之僕僕乎几案間終

身如欄牛者奚翅霄壤而已哉

讀徒然草

兼好之文談風月景致者清麗幽艷妍妍如露下之花  
踈踈如雨後之雲其愛閑耽靜熙熙然神怡是樂世者  
也其說人情世態委曲痛切諧諢之中徃徃多警拔之  
語其伶俐乘滑是弄世者也若其出離六塵芥視富貴  
蟬脫名利敢說上乘是憤世者也何以知之兼好聰敏  
才華炫發固非葆光之士其處世也必有可憤憤之所  
歸必入禪老視萬物為可化勢不得不然也故憤則弄

弄則樂而弄之與樂皆出乎憤矣要之業障未除性靈猶昧其玄悟解脫超然自高者蓋非本相矣

讀貨殖傳

太史公貨殖傳說時勢之文也蓋以今之天下視古之天下以此之風俗知彼之風俗人情世態古今同焉彼此一也所謂熙熙為利來攘攘為利往今世固然也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今世固然也或謀於廊廟論議朝廷或隱居岩穴設為名高歸於富厚者今世亦不有然乎嗚呼子長而在當時固不得不為

貨殖傳子長而在今日則亦必不得不為貨殖傳余亦嘗有所感欲述之於言而子長已先我着鞭矣惟子長之言有所激有所諷故卒然讀之如翫世弄人如艷富惡貧是不然也蓋意之所觸筆之所到縱橫爛發亦不自知其言之然耳

平重盛禱死熊野辨

君有累卵之危父有滔天之惡以一身之力任君父之安危天下望之兆民瞻之嗚呼重盛之任也固重矣方此時為重盛者當益竭誠盡忠維持保護死而後已

臣子之分也。顧乃慘慘惻惻，若無所容，祈死於神。是兒女子之事也。夫重盛沈勇明斷，能達事理，何其遽然邪？蓋尊崇浮屠，沈溺寂滅之教，視時察勢，傷情疚懷，知榮華之不久，嘆罪障之無滅，蕭然愴然，義氣消磨，壯志沮喪，不顧人事之可盡而求一死之免，憂遂至懇祈諸神，是惑佛之所致也。嗟乎！使重盛延生二十年，確然守大義，委身竭力為平氏之棟梁，則或不至以幼主葬于魚腹，闔族沈於海底，惜矣哉！然死生有命，非神之所司，祈死得死，亦命也。抑又天之所以棄平氏者乎？

祭中野龍田先生文

嗚呼！先生余自垂髫受其箴規，鱣堂絳帳，趨隅握衣，匪朝則夕，莫不從隨，辱其不棄，導余孜孜，惟嚴惟和，誘掖提撕，詮解疑惑，芟除支離，設教多術，能得其宜，接之藹然，至淳無私，春風着物，百卉惟滋，嗚呼！受誨幾年，于茲濛汜，何極哲人，忽萎典型，聞若士林，嗟咨嗚呼，哀哉！先生德業人無能知，壯歲擔簦，始游京師，家無儋石，又且孤羈，捉衿露肘，鵠形難支，藜羹藿食，傭書自資，已素貧賤，亦能行之，讀書自樂，呻吟晤呬，露研雪纂，嘗膽引錐。

市中閱書陌上下帷躬行己治充實光輝風流醜籍品  
望一時德者有言蔚然其摘選心遠韻手轉化機清規  
湛漾芳華歲蕤秋雲春樹月落花飛可悲可喜達之其  
詩其詩高古敦厚不靡天真爛漫踈而精微字畫峻勁  
圓轉驅馳春蚓秋蛇一揮淋漓溢為丹青綴密清奇水  
流山秀真趣無涯以慰以遣終年怡怡世儒狡黠鉤聲  
避非奴顏婢膝巧言如飴先生不顧淵默自持世儒喋  
喋詭辯曼辭有口無行自侮自欺先生不言呐呐如癡  
素履高邁亦與世移已知其雄能守其雌士習頹敗風

俗陵遲誰辨薰蕕誰分妍媸內省不疚尚復奚疑憶昔  
從遊風雩浴沂河俯清流野采芳菲或謠或歌其樂熙  
熙日月逾邁昨游已非回顧往事恍惚依稀寤言在耳  
茫然歎歎嗚呼先生雍容龐眉其心寬裕其行坦夷愷  
悌君子天所福釐意應脩齡忽焉俄歸彼蒼何意不敢  
慙遺家無令嗣孤魂何依嗚呼天乎告誰訴誰嗚呼悲  
哉尚饗

李白杜甫

李白狂客也方之外者也其毫誕放縱固不可責以正

義也且如其人品心術則何足辯析哉而議者往往褒貶之其褒者或曰有王佐之才或曰識郭子儀於卒伍有識之士或曰恐自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預為之所其貶者或曰不識理或曰失節於永王璘或曰李杜齊名真忝竊也余獨以為白固非廊廟之器又非留意於國家者蓋其平生所為沈醉懵懵皆不經意其識郭子儀後永王璘亦皆偶然耳無足論者若以正義責之則其仕玄宗徒為艷詞靡語以悅人主不聞一有匡輔國家之事此可以證其不能有成也則其人品心

術何足辯析哉杜甫歌詩傷時憂國故議者皆許以忠誠而其品評或出李白之上者蓋以之也然甫褊躁傲誕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其剖心相交之房瑄者亦不識時務一書生也又見其上言曰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是高自稱道其詞賦而其所負不過如此可見一文士之錚錚者而非遠大之器也由此觀之其人品高下與白何擇惟其歌詩悲憤激切往往出於中心其意可哀已然以歌詩之故得忠誠之名蓋亦幸也議者或曰老

杜似孟子或曰一飯未嘗忘君亦所不取也余嘗謂後世先文藝後器識故文辭艷麗者褒獎過其實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學者其可不慎乎

荅中林伯明

昨受翰教足下近嗜經史世人或傳將專事唔呶不復用意於丹青也某氏聞之切責足下之濶於事情足下亦自恐此名一播甚妨其業故將變志廢學以回謬傳以利其業也僕初讀之驚且疑反覆不得其解竊怪足下何忽得此賈豎之見僕豈可默而已哉僕向與足下

高推古今人品學術深伏其卓識便知心匠之所發品高韻遠固有所資焉因竊謂加之博涉書史優游涵泳養其心志則襟懷益高其品殆神矣而今日之所聞素縑相反何其無持操乎是僕所以不得其解也夫足下之於畫巧綴奇瞻既已盡其技若欲益入上乘則讀書之外無復他術決非筆端工夫之所能得也蓋讀書養志不使一毫名利之心加乎其間則蒼老高古天姿之妙自其中流出而後上乘可得而參焉龍田先生亦嘗論之足下固當記之且足下恐讀書之不利其業是亦

不然夫丹青業也讀書志也勤其業而養其志孰敢議之何必褒衣博帶而後為學者哉且况讀書即所以精其業則何不可之有足下知僕者故敢陳狂言幸其亮察不宣

又

僕外靜心躁內無定主昨日之所思今日已變朝之所慮暮則不同名利之心色食之欲往來相戰不能自制十六七時已知其病作文自箴而不能克去今既二十有五私意與年長病根漸固將入膏肓故常欲猛省用

力一切芟夷而未能下手殊為之長息矣今足下問僕以治心之術自謂胸中常如有二人者此言深知足下之用功於實踐矣僕性質之美已不若足下且亦不能自治將何以告之乎然嘗讀近思錄明道先生曰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問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與一觀

荅竹內君稜

去秋辱手教深荷記存逾年不報曠違之罪百喙難解  
僕塵務蝟集加之應接無暇筆硯之債償五增十比之  
於足下簿書滿案未知孰煩且擾也故葵注之心未嘗  
忘於內其失奉狀者亦出於不得已怒察怒察拙序一  
篇區區鄙悃為知己傾瀉過譽何當立志說為四五年  
前作跼踖豎儒之見貽笑大方且行文拘束不能縱騁  
深陷和習今二三所誨頂門一針感荷感荷學舞乎論  
起一事故冠若夫二字且天下之人一句文勢一轉不  
得不然編戶之氓重複除之為可餘待回示所貺閑居

詩後聯清竒得揚范髓歸途佳咏池田生未遞致不知  
果達否近製三首錄呈伏祈笑正頃日近江鶉飼生來  
聞足下中饋得人可賀可賀僕奔走塵途與鷄鶩相伍  
高簡愧李元禮清高讓管幼安自省赧然獨一園松竹  
滿架圖書聊足消遣耳語不多及高明諒之



晚翠堂遺稿卷之下終

